



本刊前總編輯史祈生師母（滌然女士）回歸天家，前期刊出各位懷念之作，正是依依不捨情比海深。本期續刊出數則，以誌哀思。本刊在此謹向各位深致謝意。

我的好戰友，我的楷模

（懷念史祈生師母）

◎凌勵立

親愛的滌然戰友：

今天我同時收到兩封信，告訴我你已放下世間一切勞苦，安返天家了。一封信來自癌友方仁念，她也是《導向》的一位園丁。另一封信是夾在我今天3月30日才遲遲收到的二二三三三月份的《導向》，那是唐主謙主席和吳恩溥社長的訃告和紀念特刊的徵稿通知。雖然我收到這兩封信為時已太晚，但無論如何要趕上寫紀念稿的末班車。當然我的即時反應是悲痛難忍。我早已從您在《導向》二一九期去年十一月《滌然信箱》的病情細述，知道您已有骨轉移。我是病理醫生，也陪伴過一位有骨轉移的至親。她告訴我，她背痛得好像睡在「刀山」上。我一直在擔心你怎麼能挨過你最後的難關，只有仰望神的憐憫，也希望你有最好的止痛藥幫助你。

先回憶一下我們認識的過程。我是個口腔癌的病人，在幽谷裡最痛苦時刻，看到你《導向》九七年十一月份一四七期「信箱」裡的幾段話。我以一個病理醫生的職業敏感性，注意到你說癌細胞在你身上「蠢蠢欲動，

又開了一次刀」。我訂閱《導向》多年，但竟不知道你患了癌症。我這時還注意到你是那麼嚴格地對待自己，在苦難中還要找出自己的渣滓和雜質，煉而又煉。我想你是那麼一位屬靈的姐妹，還要省察內心有無惡念。而我呢？在癌症痛苦中，只有自憐而不是自煉，豈非辜負主恩？我還聽你坦率地說：「它病它的，我做我的，每天總要充充實實、喜喜樂樂地活下去。」而我呢？每天想的是腫瘤的復發率、五年生存率，好像在等死。我把您的話看來看去，好像你就坐在我病榻旁和我談心。我那時不認識您，但又覺得和您早已認識了，你是那麼親切。我寫了一篇《幽谷中的同行人》向《導向》投稿。

我萬萬沒想到，我的文章不僅發表了，而且你竟寄給我一本你寫的《癌戰》，扉頁上親筆寫著：勵立姐存念：戰友滌然，99年春」。因為我比您大六歲，所以您稱我為「姐」。我把您的這本《癌戰》看了不知多少遍。我二零零零年口腔癌症復發，再次動大手術時，我把這本書帶到醫院裡陪伴我。這次手術是非常之

大，把我半個口腔的黏膜切除掉，用我大腿一大塊皮膚移植到口腔裡補傷口。我經歷了八十一年來最大的肉體痛苦，寧可快快回天家，了結人世一切痛苦，我不願留在世上活著受罪。我不是貪生怕死，而是求死怕生，逃避苦難。我甚至對我的手術醫生也這麼說了。我原來很喜歡唱「壓傷的蘆葦，我不折斷；將殘的燈火，我不吹滅」這首歌，但這時候我在失去信心、灰心到極點時，竟然對神呼叫：「我是將殘的燈火，吹滅我吧！吹滅我吧！」我這時想起，您在《癌戰》一書中，也提到你也有一段時間，有過這「貪生怕死」的想法，但是你就很快就克服了。這是一次有益的提醒，您真是我的好戰友啊！

正因為我們是戰友，我把您看為我親愛的主內姐妹，我非常注意你在做什麼。

第一，是留意你的病情，我的情緒也隨之波動。當我聽到你數次局部復發，為你高興，能逃過遠處轉移。當我聽到你還遠行，到處為主作工、講道；看到你忠心耿耿完成你的總編輯任務，每期「信箱」和「末了的話」都認真真執筆回應，我為你感謝主的憐憫。但是有一次我聽你說，你喜歡在你的追思禮拜時唱「在花園裡」這首詩。我為你的話心裡好傷心，希望你以後最好不要說這種話，太使我難受了。我一直在隨訪您，我和您從未見過一面，也不經常通信，但我關心你的病情，好像是我的親人。

第二，我把您看成我的楷模。我一直注意到您是那麼一位頑抗到底的癌戰戰士。反復的

復發和手術沒有壓到你。你周遊各地是帶著病痛的，這次骨轉移也是發生在工作崗位上。我現在再次拿出四個月前的「信箱」，看到你的病情自白。你還是那麼幽默，喜歡說笑話，說自己是「二七佳人」，「二七年華」，別人封你是「二七辣妹」。你是一位堅強的人，你那非同尋常的力量和勇氣是來自神。我要好好地把你這篇心裡話，再看再學習。

第三，你站好了最後一崗。在二二三期「末了的話」被稱為「一步一步導引」。這是聖詩「慈光導引」裡的兩句話，你說是聖靈安慰師在睡夢中安慰你。是的！這也是對我的啟示和安慰。你最後一次和我的接觸，是來信告訴我，要發表我投稿的〈兩老學電腦——補遺〉，但是要求我給您一張在電腦上工作的照片。作為有病的總編輯，你工作是那麼具體，那麼細心！現在我心裡特別想到馬太福音二十五章14、30節，論到天國好像一個人要到外國去，把僕人按才幹給銀子生利的事。你是那個分給銀子有才幹，有恩賜又生利忠心耿耿，工作殷勤的好僕人，主會稱道你又良善又忠心。我可千萬不能做那又惡又懶的僕人。我要殷勤多作主工，在末了的一段人生路程，像你那樣，求主「一步一步導引」。

我想你這期「末了的話」真留給了我們這些癌友一篇珍貴的遺言。我心裡為您離開雖然十分悲痛，但是不能停留在悲痛的陰影中，那是你不喜歡看到的。我願像你那樣做一個得勝的好戰士，將來再逢於天家。阿們。

憶念良友

◎黃麗貞

認識滌然女士(史祈生師母)已有二十多年了。起初是由愛讀她的著作而引起的；她很多名著我已讀了多遍，如《永不止息》、《菊秀》、《年華似金》、《一場好哭》……，每次讀後，受感不息。

那天剛收到《導向》月刊二零零四年三月份月刊；如以往一樣，我先愛讀主編滌然寫的「末了的話」，那篇題目是「一步一步導引」，這次讀後，不知怎的，心中有一個特殊的感受，「莫非她就要回天家」？心中突然非常思念她，但絕沒想到兩天後，突然接到我的朋友美娟由夏威夷通電話來，報告滌然那天剛去世，回天家了；我頓時整個人呆了。

在《導向》月刊還沒誕生時，有一天吳恩溥牧師到訪，宣告《導向》快要誕生，且邀請我給《導向》月刊投寫一些有關醫護常識之類的文章。我既不是「文人」，況且當時醫務非常繁忙，但似乎心有所感，很快就寫出第一篇「文章」，投寄往《導向》主編滌然女士，很快就收到滌然女士的回函，不但樂意收納，還鼓勵我「繼續寫」。以後的投稿，不但沒被退稿，挑剔，而且每次還收到滌然親手寫的短信「要繼續寫」這四個字；似乎特別顯著，滿有鼓勵性。那時我真像個「聽話的孩子」，「繼續寫」，前後投向《導向》月刊三十多篇。

以後還集文成冊，出版了《醫生，神祝福你》。這真是滌然不住的鼓勵我「以文事主」的成果。我相信她不祇鼓勵我，也鼓勵不少作者。就是這樣我們的友誼更深。她曾到舍下小宿四次，在本教會雷城華人宣道會講道；雖然每次祇不過兩三天，有一次五天，但我們有很好的主內交通、學習。我還有機會和她合奏，她彈鋼琴，我彈風琴，我們都深感其樂融融。我還記得有一次剛有一位年長弟兄的安息禮拜，我們姊妹團契獻唱「在花園裡」，滌然還自動作我們的指揮哩。

每期《導向》，我都不忘讀「滌然信箱」，我很佩服她的「有問必答」，而且答得合宜，不但合乎問者所求，而且合乎聖經真理。閱讀「滌然信箱」時常給我很大的鼓勵。

五個月前，我有幸在電話和她傾談一會，聽到她聲音柔軟，心中甚為不安，每天都不停的為她禱告。在電話中，她還對我說：「現在我正在讀你的書《醫生，神祝福你》以作消遣。」絕沒想到那是我聽到她最後的聲音，雖然我曾多次打電話給她。

滌然堅固的信心，一生為主而活，就是在最後的兩年，雖然受盡痛苦，仍不忘為主而活。她給《導向》最後的見證真的是「一步一步蒙主導引安回天家」。